

怪門

登徒慘報 (三) (哲公)

虞初志

黃氏當時嚇至面無人色。嗣聞張言

笑曰。我固謂卿是被利誘者。今果

信矣。然既往不究。卿以後須自檢

點。免貽人笑可矣。言畢。隨擁之

入幃。魚水情深。遠勝曩昔。黃大

陰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

入幃先睡。張一人獨酌。微聞黃氏

鼻鼾聲。因亦罷飲。入幃爲黃氏解

帶寬衣。隨託辭料理門扇。卽出引

一人入。其人似有成約。直登子反

之床。與黃氏共效于飛之樂。黃氏

夢中模糊。以爲是張值宿。加以酒

乃色媒。不覺芳心躍躍。任其輕薄

。事畢。其人卽勿勿下床。張復暗

中導之出門。將門掩上。始入幃床

。曲意承歡。不知東方既白。光

愈。急如駛。瞬又半月矣。一夜。張携

穀核歸。約黃小酌。夫妻共醉香閨

。樂真無藝。未幾。黃不勝酒力。